

小说选

SUO

索

LANG

朗

REN

仁

CHE

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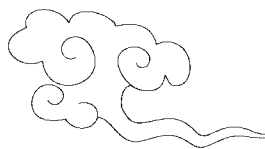
四川出版集团
四川民族出版社

索朗仁称



索朗仁称

小说选



四川出版集团
四川民族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索朗仁称小说选/索朗仁称著. —成都:四川民族出版社,
2004. 12

(四川少数民族作家选集)

ISBN 7-5409-3059-4

I 索.... II 索.... III 小说-作品集-中国-
当代 IV .I247.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4)第 130783 号

SUOLANGRENCHENXIAOSHUOXUAN

索朗仁称小说选

索朗仁称 著

出版人	罗 勇
责任编辑	马安信
	何 丹
封面设计	大涛视觉传播设计事务所
技术设计	毕 敏
出版发行	四川出版集团(成都市盐道街3号)
	四川民族出版社
印 刷	四川西南建筑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890mm×1240mm 1/32
印 张	9.375
字 数	218 千
版 次	2004 年 12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4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7-5409-3059-4/I·449
定 价	25.00 元

■ 著作权所有·侵权必究

本书若出现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工厂联系调换
电话:(028)87512629

《四川少数民族作家选集》总序

徐有胜

20 世纪 80 年代，我国进入了改革开放崭新的历史时期。在党的文艺方针指引下，四川省的文学事业蓬勃发展，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作为新时期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四川省的少数民族文学创作也有了迅猛的发展。无论从作家队伍的成长壮大，还是作品的数量和质量，都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绩。四川省少数民族作家与时俱进，积极创作，勇于探索，在艺术观念的更新、表现手法的多样化和艺术审美的多元追求方面，都表现出了良好的发展势头。他们的作品，以其不可替代的文化品格、思想内涵和艺术魅力，为四川文学艺术的画廊，增添了许多崭新的艺术形象。这些年，四川省先后有 28 人次的少数民族作家获得了国家民委和中国作家协会主办的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有的作家还获得了中国文学的最高奖“茅盾文学奖”。这在全省和全国都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受到了广大读者和评论界的关注。

为了充分展示四川省少数民族文学创作的成果，我们编辑出版了这套《四川少数民族作家选集》，收入了



我省藏族、彝族、羌族、土家族、白族等少数民族中青年作家的个人作品选集共 12 卷。这些作品题材广泛、内容丰富、形式多样。通过这些作品，我们可以看到四川省不断壮大的少数民族作家队伍，他们以坚实而又多彩的笔触表现了少数民族生活的丰富性，以独特的生活体验和新鲜的艺术感觉显示了自己的才华和锐气。他们各具独特艺术风格和审美情趣的作品，为我省欣欣向荣的文艺百花园，增添了缤纷的色彩。通过这些作品，我们可以体味到我省少数民族作家通过对本民族的历史命运和自己的切身体验，以栩栩如生的人物刻画和引人入胜的情节编排，揭示了一条真理：如果没有国家的独立富强，就不会有各族人民共同的幸福生活。他们的作品闪烁着爱国主义的色彩，洋溢着民族团结的深情，为我省民族地区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提供了鲜明生动的教材；通过这些作品，我们可以感受到改革开放的春风，为我省民族地区带来的巨大变化。我省少数民族作家在火热的生活中获取灵感，不断探索具有民族时代风格的艺术形式，努力增强自己作品的思想内涵和艺术魅力，生动地塑造了一个个具有民族特有的心理素质和鲜明个性的社会主义新人的形象。

这里，我衷心祝福我省的少数民族文学，在加快把四川建设成为西部文化强省的开创性事业中，一定会涌现出更多的文学新人，一定会创作出更多更好的艺术作品。

2003 年 6 月



目 录

俄他及其岁月	1
黑河呓语	97
银色獐子的诱惑	115
旋律	141
复仇	159
岁月所沉淀的	177
忘归的帆	192
沉浮	208
嘎玛	244



俄他及其岁月

我爷爷是个没文化却能背诵很多喇嘛才能念的经文，而且打得一手好铁的乡间能人。我成人的时候他已饮恨黄泉。他死过几次，死因也非常复杂，如果追述会引发出不少快被人们遗忘的轰轰烈烈的事来。我记得他常爱说的一句话：“有过的事你想忘也忘不了，没有的事任你要尽聪明也编不像，漏洞会像碗边上的缺口那么显眼。”

我爷爷是个历尽磨难聪明过人应变自如的人，然而最终也没能逃脱一死，真正含义上的一死。他被人又捆又吊、又抽又打地折腾了一个通宵，而下狠手的人在过去的岁月里对他从来就是又敬又畏。而打他的目的是要让他承认一桩既简单又复杂的事实。那个脸色红润，胖乎乎的两腮中间安了一只像片肉皮搭在上面的塌鼻梁的汉子，在凌晨用倦怠而嘶哑的嗓门吼出已重复无数次的内容：要我爷爷承认曾经有过阴谋杀害红军并在解放初期组建反共救国军企图阻止解放本县的事实。我爷爷他是条真正的汉子，他从无数次昏厥中苏醒过来，也重复地回答过无数次的内容。他说我当过红军救过红军，当过红军封的乡苏维埃主席，但眼睁睁地瞧着几百红军死去却无力救助，我自己也被人从杀头桩上救下，这些都是老子经历过的。我爷爷又说解放军来那阵他率领过



地方武装前往几百里外迎接并协同解放军攻打国民党的顽固部队，我儿子的上司说我们的武装是地下党领导的游击队。也就是说，我爷爷对塌鼻梁这个几代奸商的后裔所需要的答案反证得那家伙羞愧万分。紧接着，我爷爷又追加了一句，他说了一句真正体现自己性格特征的话，他说你只要整不死老子总有叫你够受的时候。塌鼻梁明白我爷爷所说的话的分量，因为他知道我爷爷报复整治自己的对手在本县是出了名的。塌鼻梁狞笑着走近我爷爷。房背上的天窗里有张青年小伙子的脸正偷偷瞧希罕，他亲眼看见塌鼻梁抬起脚对准我爷爷裆下不间断地猛踢，一直踢到爷爷的惨叫戛然断绝，他的额上累出黄豆大的汗珠方罢手。我爷爷就那么死了，在他一生中死了好多次后真正地死了，再也没有复活。要是他当时胡乱应承或许能保条老命。往后，我父亲却倒霉了，因为临解放时迎接解放军的那支武装实际是我父亲在暗地里指挥，我父亲在幽暗的山洞里举手宣过誓，是真资格的地下共产党。

我要讲的故事，小时听爷爷讲过，后来父亲也断断续续地补充过。

我父亲解放后当了教书匠，写过诗也写过小说甚至创作过电影剧本，是四川省文化机构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期间刻意培养的几个藏族诗人之一。他常常发痴发神地对我说他要把那次红军的悲壮故事写成小说，他说这件事时的神态充满虔诚、充满悲愤。然而父亲却始终没写成，他的日常事务太繁琐，比如娶妻（我的生母早逝，逝得不近人情）生子，为养育我之后的弟妹倾注心血，为老宅的所有权打官司和推倒旧房重建具有时代风范的新居等等，这使他常为无暇顾及笔墨而叹息不止。

眼下我步我父亲那充铭辛酸的后尘也写开了小说。几年来懒懒散散地发表了几十万字，父亲觉得写出红军那段悲壮的事应该



由我来实实在在地干。他拧紧眉梢对我说：“索朗，写吧，我读过你的小说，你会写得比我更好。”我很得意，我觉得在父亲的眼里，我是惟一能够担此重任的人材。及至举笔，我才真正体验到历史的凝重。但我得打起精神，现实是决不会允许我轻慢岁月的积淀的！

我绝对忘不了爷爷和父亲都说过一九三五年四月的天是阴天和晴天对半的月份。当然从爷爷嘴里说的是民国二十四年而父亲则讲的是一九三五年，其实一样，都是同年同月。

那个年月我爷爷正是人生最得意的壮年时期，父亲则是打着光屁股满地乱爬的年龄。

我家祖居的寨子叫甘寨，位处交通要道。甘寨有四百多户人家，两千多人，仅是世袭守备就有两家，恩守备和苟守备。

民国二十四年的春末，恩守备的家里人喊马嘶鸡鸣狗叫乱成似一锅爆炒的胡豆。

一九三五年三月，苟守备家喜怒笑骂风风火火忙得一塌糊涂。

其实关于红军的各种说法在年初甚至上一年的下半年就通过生意人、驮脚汉、背夫的嘴传遍了凡是有人住的地方。红军被叫成红汉人，红头发红眼睛红獠牙红长舌总之是吃人不吐骨头渣，而且性欲特强见女人不分老少都奸的“怪物”。讲述的人讲得神乎其神，听者浑身起满鸡皮疙瘩，偶尔问一句消息来源，传话人则说他是亲耳听见某某言及而某某又是亲自听见某某讲的。

临近三月，恩守备和苟守备两家得到的消息是比较靠得住的。苟守备有个亲哥是黄埔军校四川分校的高才生，毕业后在成都当宪兵班长，他派了手下一个当兵的专程送信，说红军的行动路线已经指向甘寨一带，估计不日将至，信中说红军专杀土豪劣绅，而甘寨的恩、苟两家正好是红军要铲除的对象，希望他们早



避“赤患”。

于是两家各自打点行装。恩守备决定翻过柏杨岭到黑水边沿的亲戚家躲一段日子。苟守备则对人说最好的避难场所是成都，他哥哥是成都的宪兵，而宪兵是见官大一级的。

寨子里在远处有亲戚的也打点行装陆续动身。大部分没处走的则在惊惶中度日，各自在堂屋的神龛上设下香案，祈求菩萨保佑。

随着日子的推移，关于红军的谣传更多更繁杂了。四月初的一天，人们都竖起耳朵——听到了遥远处低沉如雷鸣的炮声，过路的商贩、驮脚汉纷纷传说明天或后天最多再过三五天红军即可到达本地。传言人的眉峰间不时流露出掩饰不住的惊恐。于是，寨子里绝大部分的人家携儿带女，吆牛赶马朝深山转移，惟有麻了胆子的，硬着头皮门紧抵门杠，终日蜷缩在屋内的隐蔽角落念叨消灾经。

红军进寨子那天太阳正好挂在晌午的位置。天晴得很正，太阳四周的颜色都是深蓝，像无底的深水塘。红军是高举着红旗敞着喉咙唱着歌进寨子的。我爷爷说那些歌真好听，男男女女都唱，寨子里没人听得懂却都尖了耳朵听。红军的部队无论当官的还是当兵的大都显出充满倦怠的清瘦，脸色像半黄的菜叶，扛枪扛刀或铁矛的都有，整整齐齐、甩手甩脚地从寨子的东南方向而来。

寨子里透出罕见的冷清，连能吹动树叶儿摇摆的微风都没有。偶尔有一头或黄或白或黑白相间的狗探头探脑地尖吠两声又夹着尾巴匆匆溜进阴暗的巷道。

恩守备是在苟守备走后第四天才动身的。他领着儿女、仆人、奶妈，还有近两百条枪的武装，赶着四十多匹驮了金银财宝、绸缎细软的精壮骡马，浩浩荡荡地走的。



苟守备留下了管家和一名女仆守家。恩守备连条半大的狗也随队带走，一把锃亮的铜锁锁了大门，廊栏回环古色古香的六层楼房空无人迹。

传说两家守备各有藏东西的地窖，然而寨子里的人谁都没见过。两家守备的官寨都修自清乾隆年间，地窖也是打墙基前就挖好的，那个年代的匠人已延续了几代，有的早就不搞祖上操过的手艺。

恩守备在当地的威慑人人敬畏。恩守备说一不二从不欺寡凌弱，但谁要是触犯了他，打残打死出人命他根本就没想过要吃官司。恩守备尽管留下个空荡荡无人看护的房屋，却没谁敢趁机撬锁翻墙入内捣蛋一番。

恩守备在甘寨有个不为人知的心腹，就是我爷爷。我爷爷叫俄他，俄他的父亲即我的曾祖父是皮毛商。皮毛商是汉区人，常年雇用十多匹驮马，进山驮茶叶盐巴针头麻线，出山驮豹皮熊皮狼皮狐皮羊皮牛皮外搭麝香鹿茸虫草贝母牛黄天麻。所以说，他不仅仅是倒腾皮毛。

皮毛商的家在双流县，做了十来年生意，买了几十亩田地。皮毛商三十岁尚未娶妻室，田产均是委托人代管。三十五岁那年，皮毛商花了五百个银圆宴请了甘寨所有的男女老少，因为他娶了甘寨最漂亮的姑娘做老婆，那就是我曾祖母。我曾祖母是恩守备爷爷的侄女，本来家住黑水，父亲是一沟头人，一次空前绝后的械斗除了当时仅四岁的曾祖母躲在羊圈被众多的羊屁股遮隐幸免于难外，全家都被敌方所杀。事后由同情者偷偷护送她翻山到了甘寨，从此就寄人篱下，直至长大成人。后来黑水的敌方被居于另一沟头人的我曾祖母的舅舅杀败，舅舅要接她回黑水，她却习惯了甘寨，告诉舅舅她只愿住在甘寨过日子。

我曾祖父同我曾祖母结婚后，痛痛快快地过了一个月神仙般



的日子。每天吃的用的在当地来说都是最好的，可我曾祖父却从精壮的汉子变得神情萎靡，脸色蜡黄。曾祖父精疲力竭之余终于记起女人是洪水猛兽的说法，欢娱痛快一个月后曾祖父想起做生意的事，他对曾祖母说再跑两趟买卖他就到双流修一套四合院的洋房，把曾祖母接回去让邻居们开开眼，见识一番山区女子的美貌。曾祖父把曾祖母说得眉开眼笑心中充满对今后生活的向往。不久，曾祖父赶了增至三十来匹驮马的马帮出山了，谁知那一去成了永别，途中遇上一场暴雨，一条沟的沟口有座老磨房，磨房外还有个简易的马圈。曾祖父的马帮寄宿在沟口，人住磨房，马住马圈，一切都停停当当，就等来日起程。暴雨是半夜下的，雨猛雷响闪电急，远远近近似乎有无数个人捶胸顿脚嚎啕痛哭。守磨房的汉子说人一生难得碰上这么令人心惊胆战的雷雨，恐怕要走妖。人们打起精神不敢入睡，战战兢兢地挨到下半夜时，雨越发凶猛雷越发响亮闪电更是要刺瞎人眼。这当口守磨房的汉子大吼一声：要出拐，快逃命吧。然而逃命的时间叫他们白白浪费掉了，磨房门被打开的同时，驮马群惊悸的嘶叫汇同漫天盖地的泥石流浆闯进磨房并淹没了磨房。沟里陈积的渣滓和泥石让洪水搅成气势掀天的污浊涌向低处，路经沟口时，随随便便地顺手裹走了磨房以及磨房内包括我曾祖父的所有人和三十来匹驮马。对面半坡上有十多户人家，那些人家中有人说那天半夜亲眼见到两团距离相等、灯笼般大小的绿光从沟里缓缓游出，同时伴有冲天的腥臭。听人讲，那就是走妖。

曾祖父那么轻轻松松就死了，死得尸骨无存，哭得曾祖母坏了眼睛伤了身子。曾祖母肚子里留下了曾祖父的种。十月怀胎，于是藏汉结合的俄他呱呱坠地。我爷爷是“杂种”，“杂种”聪明绝顶。“杂种”生下地的第二年，我曾祖母却越来越瘦，终于在瘦成一层薄皮蒙着骨头时，一口气喘不上来，灵魂也就升了天。



曾祖母死后，爷爷被一个铁匠收养。倒不是守备家不愿哺养他，当时的老守备认为男人都该靠自身的智慧闯荡成人，而铁匠又是闯荡江湖到甘寨落脚的人，铁匠有一身打铁的绝招，人也显得干练厚道，无妻无子，是他主动向守备提出要收养我爷爷的，他说俄他这娃娃聪明过人，聪明过人的娃娃总该学门手艺。于是铁匠就收养了我爷爷。

铁匠从此再没离开甘寨半步，铁匠还兼有一身医治跌打损伤的本事，他是在我爷爷长到牛高马大的二十岁那年去世的，他把打铁的本领和治疗跌打损伤的专长一点不留地传给了我爷爷，甚至他在江湖上闯荡时的所作所为以及人与人之间的机巧灵变，都在逐年逐月延续的日子中，当成茶余饭后的话题讲给我爷爷听。我爷爷在老铁匠死后还自学了石匠的手艺，他凿的石磨不但像模像样，就连一些投过师的人也自愧不如。

俄他在甘寨极有人缘，他人长得精精瘦瘦却悍勇无比。他打猎曾经被一头凶残异常的马熊得意地“追捕”，在一面陡坡的顶端，俄他不再跑了，他机灵地返身抱紧扑来的马熊从坡顶滚到坡底，待马熊尚未清醒过来，他掰了根手腕粗的青桐枝桠把马熊戳了个透心凉。

俄他不畏权势，他邻家的女子被恩守备的儿子强奸了，俄他竟然出头替邻居向守备讨公道。他义正词严地当着许多人的面对守备陈述了一番民心对于头目的重要作用。守备阴沉着脸，右手摩挲着腰间的枪柄。围观的人心里都替俄他捏了一把汗。

其实，恩守备见俄他聪明果敢，办事有魄力，难能的是在血缘上又有根源，他早就背着旁人召见过俄他，意欲令其担当他的管家。俄他当时说他不是推辞只是尚不到时候，他现在处的环境对接触民众非常有利。他还对恩守备说甘寨的天不能永远是两根桩头撑住。俄他还说他懂得自己终身应该靠谁，只是希望恩守备



能体谅他的一番苦心。恩守备无须多思就明白了俄他的盘算。所以当邻居的女儿受屈的当晚，俄他就进了官寨找到恩守备，说你儿子按说是我的侄儿，这次做了件混账事，不过事情既然做下了，处理时可得当作一次难得的机会对待。俄他和恩守备商量了一通，其实是俄他把自己的谋划灌输给了恩守备。第二天由俄他当着众人的面对恩守备说出百姓们希望听到的话后，恩守备沉着脸叫出了儿子，从仆人手里要过抽马用的皮鞭，在人前亲自抡圆胳膊鞭答了儿子五十下，儿子是被人搀扶着进的自家大门。事后，恩守备还派人带了一百块大洋三十斤酥油一头下崽的母猪送给受害人家。

后来，恩守备要俄他收下他儿子学艺，他不希望俄他教儿子打铁，他只要求俄他把儿子的枪法训练得跟他差不多。俄他的枪法在甘寨是一流的，他打枪从来不瞄准，随心所欲地举枪就打，没有打不中目标的。俄他的枪法是自己练出来的，他练枪法也与众不同，他每天到后山找个避静场所，把两根装满或泥或沙或小石块的细长皮口袋绑到肘拐上，在几十步外的地方立个木桩，于是边跨步走动边捡地上至少拳头大小的石头，用不同的姿势不瞄准就击向目标。到后来他不专门设靶子，而是任意认定一定距离内的一样物体作靶，当子弹用的石头越来越大，假设的靶子却越来越远而且越来越小。在他能用五六斤重的石头从任何角度击中百步左右的目标时，他才开始用真枪打靶，主要打活靶，天上飞的，地下跑的，他都打，终于练出了一手绝妙的枪法。恩守备闲来没事时，便会慢吞吞地踱步野外，有时则拐进俄他的家，顺便提及一些事务。每到恩守备以自问的神态说一些亟待解决的棘手难题时，俄他就开玩笑般的说要是他碰上这些事他会怎么怎么处理。过后呢，恩守备的处理方式肯定会和俄他所说的一模一样。实际上，俄他成了恩守备的智囊。



红军来的那年，俄他已经三十多岁了，四年前就讨了老婆，老婆是杂谷脑北侧打色尔沟人，俄他的岳父是打色尔沟的头人，也是有权有势独霸一方的角色。俄他成亲后的第二个年头他老婆就生下了我父亲。红军来的那年，我父亲已满三岁。

恩守备在闻知了红军要通过甘寨的确切消息后，深更半夜把我爷爷找去商谈。恩守备说他把能带走的尽量带走，不能带走的则全放进地窖，然后留两个可靠的人守房产。俄他说最好一个人不留把大门一锁恐怕更好些，很多事往往坏在“信得过”的人手中，何况自己会在暗中照应。

恩守备采纳了俄他的办法，往地窖里藏东西时俄他去帮了两天，恩守备一个外人也没用，全是血缘上连成一线的自家人。

打头的红军进了寨子又出了寨子，往杂谷脑方向蜿蜒而去。部队就像一根没有头尾的绳子一个劲儿地通过。甘寨里没走的人从门缝里瞧了两天两夜才见到部队的尾巴。后来，又到了一批队伍，有几百人。领头的是个又粗又壮又高又大的汉子，腰上甩来甩去的是盒子炮，肩上扛了挺捷克式轻机枪，样子威风得像神。几百个人中有十七八个年轻女子，在几百人中间格外打眼。其中有个年龄稍大的女人是头儿，俄他后来知道了，那叫军部宣传队。这支队伍没再走，就在甘寨住了下来。他们没有随意占用民房，除了搭些棚棚，能避雨的岩窝也成了他们栖身的地方。

那个年岁稍大的女人领着年轻男女，不管有人没人，挨家挨户地喊。反反复复地说红军是穷人的队伍，红军的官兵都是穷苦人出身，红军是为了天下的穷苦人都能过上好日子才扛枪杆打天下的。

有人探头探脑地出现了，红军果然热情得要命。接着，留下的人有一多半现身了，俄他也是这时刻钻出房门的。俄他观察了一番，看驻下的红军的架势，三天两天是不会动身的。



红军是汉人，但不是妖怪，更没见他们有胡作非为的行为。

俄他出门就碰上那个高大的汉子。他没扛机枪，盒子炮却依然在腰间晃荡。

大汉子咧嘴一笑。一侧的一个有张娃娃脸的小兵赶紧跨前一步，指着大汉对俄他说：“老乡，这是我们李营长。”

俄他一动不动，审慎的眼光在对方身上寸寸移动。

李营长哈哈一笑，说：“刚参军时，都叫我大李。”

俄他说：“李营长，喊李营长顺口。”

李营长说：“老乡。”

“俄他，是我的舅爷喇嘛给我取的名字。”俄他说。

“俄他？俄他，这名字倒是头一回听说。”李营长被俄他的沉稳搞得有些窘。

“俄他，你的汉话说得不错。”李营长说。

“我们甘寨会说汉话的人起码有一半多。”俄他说。

李营长伸出右手，说：“咱们认识了，握握手吧。”

俄他明白这个动作，他早年听老铁匠说过，有的汉人跟熟人见了面兴这么做。他也伸出右手，握住李营长的手。两手贴紧的瞬间，俄他冒出个试试这个大汉子力气的想法。于是，他不但不松手，反倒暗暗加力。

李营长觉出俄他的意图，他不经意地瞧瞧比自己矮半个脑袋的俄他，稍稍紧了紧手臂上的肌肉，任俄他怎样捏。

渐渐，李营长感到不对劲了，俄他手掌上的力道就像涓细的水流，不明显却源源不绝。

李营长全力应付了。俄他的嘴角溢出一丝微笑，继续往手掌上输送劲儿。

李营长的颈上鼓凸出青筋。

李营长的额角渗出一层细密密的汗珠。



李营长的脸色涨得发紫。

长娃娃脸的小伙子紧张地把手靠向搭在屁股上的枪把子。手被摁住了，他顺势看去，是女兵中年纪稍大的女人。小伙子肃然起敬，规规矩矩地垂下手臂。

俄他终于松手，他轻松地笑笑，用钦佩的口吻说：“李营长，你是我较量过的对手中力气最大的一个。”

李营长感到手掌酸麻，他想揉揉，发现周围站满了人，于是打起精神强撑住。他嘿嘿一乐，对身旁的女人说：“赵大姐，俄对了，这位老乡叫俄他。俄他，这是我们军部宣传队的赵队长，我们都叫她赵大姐。赵大姐，俄他可是我碰上的力气最大的，要是换个人，手掌的骨头非得叫他捏碎。”

俄他说：“我还有一半的劲没使出来呢。”

四周哄然爆发出一阵大笑。

俄他拍拍娃娃脸的小伙子：“该咋叫你？”

李营长说：“这小鬼是我们营的小号兵。”

“哦，小号兵，你刚才只是想摸枪吧，你太小了，你想想，你们人多，我就单身一个，你们有枪，我就空着两只拳头，我敢伤你们营长么？要是我使坏心我才不这么傻。”俄他用教训的口吻说。

小号兵脸变得通红，赧颜地低下头。

俄他就这么认识了这支队伍的头面人物，他邀请了李营长赵大姐等人进屋做客。俄他让我奶奶打了奶茶，摆出了干核桃、红枣招待红军。赵大姐还把我父亲抱在怀里逗，她不在乎我父亲一身泥巴。

赵大姐说话干脆利落，一举一动也透出男人的风范。我爷爷俄他说赵大姐那年才二十四岁，女人的丽质和风韵她都具备。甚至在许多年以后我爷爷叼着铜烟嘴，喷吐着辛辣的叶子烟雾为我

